

任智群 著

我的十七年丹麦生活

Mai Di Dan Xin
Wo de Shi qi nian Dan mai Sheng huo

麦地丹心



第一枝红玫瑰
做自己的老板
丹麦乞丐

我的中国餐
老妈来丹麦
丹麦中文学校的今与昔

文匯出版社

I267.1/283

2008

我的十七年丹麦生活

Mai Di Dan Xin
Wo De Shi Qi Nian Dan Mai Sheng Huo

麦地丹心

任智群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地丹心：我的十七年丹麦生活 / 任智群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80741 - 366 - 0

I. 麦… II. 任…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4618 号

麦地丹心

——我的十七年丹麦生活

作 者 / 任智群
责任编辑 / 黄 勇
特约编辑 / 刘非非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18 千
印 张 / 20.5
印 数 / 1—3 000

ISBN 978 - 7 - 80741 - 366 - 0

定价：35.00 元

自序

前不久,见到一个从上海来的二十四岁女孩,能说一口令人羡慕的英语,而她所学专业并非英语。

我问:你学过几年英语?

她答:从十岁开始上英语学校。

我说:你父母真有眼光,十岁就送你学英文。

她说:我还是学得迟的呢,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学英语。

至此,我只能仰天长叹了。

一叹生不逢时。人生的关卡上总是别别扭扭,长身体时缺吃少穿;学知识时文化革命;想工作效力无门,梦爱情青春闲置,正是一腔热血,都付与断壁残垣。

二叹生不逢地。生为湖南小镇人,从小舌头硬,喉咙直,国内说不好普通话,国外讲不准西洋话,一辈子吃的都是语言亏。

三叹无心出国偶出国,常思故乡滞他乡。居丹十七年,每一天都在努力。努力读书,努力赚钱,努力为前妻现妻,努力做生母后母。可惜的是书读得有头无尾,钱赚得入不敷出;妻做得少乐,母为得多劳。

唯有写——每周劳作近五十个小时之前之后见缝插针地写,才有些微的笑,也不是笑面人生的笑,更不是笑傲江湖的笑,只是那种尽力而为的勉强的笑。于是就写成了这些粗浅的文字。

伍智 昭

2008年6月30日

目 录

自序 / 1

麦地守望

街景 / 3

神秘一票 / 5

又闻“降税” / 7

第一枝红玫瑰 / 8

“五一”观感 / 10

六月冰雹 / 15

九月阳光 / 17

道声“早安” / 19

今年第一次出游 / 21

涌向广场 / 26

参观“乡村博物馆” / 28

三坐“过山车” / 31

守时 / 33

“客气”的后面 / 36

丹麦乞丐 / 38

缺钱 / 40

我的中国餐 / 44

我为同事做烤鸭 / 49

又去打保龄 / 52

学人家长处 / 54

皮亚的故事 / 57

同事叶德 / 61

喜欢黑暗的女人 / 66

在等待中死去的“车” / 68

罢课 / 71

我们的故事 / 73

人到中年

- | | |
|----------------|------------------|
| 女人到中年 / 81 | 当我考试不及格的时候 / 112 |
| 面对“更年的困惑” / 84 | 尝试 / 114 |
| 学会运用自己的力量 / 87 | 再试 / 117 |
| 公平 / 90 | 零 / 122 |
| 读余秋雨的书 / 94 | 重操旧业 / 124 |
| 五十岁的生日礼物 / 98 | 做自己的老板 / 128 |
| 女人的坚强 / 101 | 万里姻缘一线牵 / 130 |
| 多欠温柔 / 103 | 再为人师 / 134 |
| 色彩 / 105 | 丹麦中文学校的今与昔 / 138 |
| 打虎 / 107 | 心里清楚 / 141 |
| “开口”难 / 109 | |

浓浓亲情

- | | |
|------------------|-----------------|
| 我的先生 / 145 | 开车 / 183 |
| 每五年放一次“卫星” / 150 | 有礼物的日子 / 186 |
| 吵架 / 153 | 不要轻易传经送宝 / 191 |
| 星期六的早上 / 155 | 互不干涉 / 193 |
| 长话短说 / 157 | “妈有三个儿子” / 196 |
| 公司运动会 / 161 | 哦,滑雪去 / 198 |
| 我在丹麦生孩子 / 163 | 露 / 203 |
| 儿子的理想 / 168 | 快乐的晚餐 / 205 |
| 学中文 / 171 | 百分之二十的中国餐 / 208 |
| 理发 / 175 | 沙 / 210 |
| 洗碗 / 177 | 养兔 / 212 |
| 朱耶,墨耶 / 180 | 戒甜 / 215 |

婆婆的爱 / 218
跟婆婆去“老凤祥” / 223

老妈来丹麦 / 226
帅表哥和他的红脸妻子 / 230

持家理财

最后一刻 / 235
旧衣·旧货 / 237
买便宜 / 239
我家买了个洗衣机 / 242
买书 / 246
节省时间节省钱 / 248
关门之后 / 250
“可乐”少了五分之一 / 253
我要搬家 / 255

鱼刺汤 / 258
爱花如我 / 260
野玫瑰 / 262
虞美人 / 264
表现自己最美的一面 / 266
可恶的蚜虫 / 269
绿 / 271
不愿谢的小葵花 / 274
圣诞树新作 / 276

圈内圈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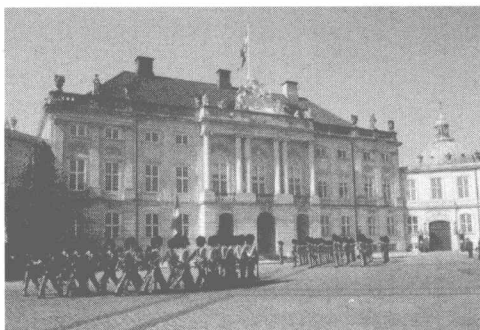
丹麦的华人“圈” / 283
石缝中的奇葩
——访画家徐金宝 / 286
让银针在异域闪光
——记丹麦著名针灸师陈东辉 / 289

传经 / 299
心中有话与谁说 / 303
电话 / 307
当我忙极无聊的时候 / 310
孔子学院和同乡会 / 313

后记 / 315

麦地守望

MAIDISHOUWANG



街 景

感觉还很早。抬头看钟，想不到快十一点了，匆匆地拿出化妆盒在镜子前坐下来一番“粉刷”。没办法，已到了不化妆就出不了门的年龄。

其实我只是想去超市买东西。今天是星期六，下午两点收市。

下了巴士，从一条小巷拐进去，就是我常光顾的超市。虽然戴了眼镜，前面不远的小街上的情景还是看不真切，只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一簇簇的人影在活动，还有从对面走过来的人，好多手里都拿着一样的红玫瑰，孩子的手上则举着各式各样的气球。

本是好奇之人，只是由于语言障碍，虽在丹麦住了五年，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是雾里看花。当我看到前面的异常，不由加快了脚步。

“嗨，好热闹。”禁不住一阵惊叹。

这本是一条僻静的街，又处在一个穷公社，不仅路面狭窄，还分不清单车道与汽车道，就连街两边连着的商店也是一片寒酸模样，挑不出几家体面的。可今天，这里却变了样，好像一个朴素的乡下姑娘遇到喜庆穿红着绿。我的眼睛不由一亮。

雪白布顶的凉棚从街的两边逶迤地排下去，凉棚里有花枝、树枝，还有面包点心，有一个还有红酒。这棚里的一切都是免费的，行人可随

意拿取。每两个棚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棚，里面排着桌椅，有不少人坐在里面吃喝加高声谈笑。每个凉棚前面，都有几个手拿印刷品的人在散发他们的宣传品，每个凉棚前都有他们所属党派的标志。

我猛然一惊，这不是筹备的竞选吗？那些小旗、花枝、树枝上或挂或贴着参选党派名称和标志。我回想连日来在路边看到的高高悬在电线杆上的候选人画像与标语，还有宣传纸上写着五月二十一日为选举日的消息。为了拉选票，各党各派各显神通，气派的供应着红酒、玫瑰，寒酸的也吊了气球。这热热闹闹的街景，很像中国农村的庙会，从街头到街尾，到处是人声和人影，连汽车、巴士也改道行驶。小贩们更是不肯放过赚钱的机会，蔬菜摊、水果摊、服装摊、鞋袜摊，在凉棚后面筑起一道“长城”。

小街难得热闹一回。这四年一次的选举，好像给单纯而又热情的丹麦人注射了兴奋剂。人人喜笑颜开，他们吃着、喝着、谈论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他们将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

学了一阵丹麦文之后，略知一点丹麦政党、议会的皮毛。看着这热热闹闹的街景，我却感到与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的陌生与隔膜。

哦，这热闹是他们的，这短暂的繁华也属于他们。我这一滴外来的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溶入其中的。

神秘一票

四年一度的国会大选即将来临,大多数十八岁以上的丹麦公民都兴奋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一张选票意味着什么,尤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如移民问题。

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外国人在丹麦的结婚居留为两到三年。这样的移民政策,衍生出丹麦铺天盖地的假结婚浪潮。外国人为了移民



国会大厦

丹麦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兄妹结婚、夫妻互换等,反正是假的,做给移民局看的)一家一家,甚至一村一村地移了过来。自现政府上台后,结婚居留改为七年。这一改,假结婚浪潮变成了涓涓细流,即使还有,也不成气候。

我在丹麦已投过两次票,每次我投票的对象都成为了执政党。这次,我也心中有数,预备投上我手中的一票。

我惊奇地发现,在丹麦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投票主意告诉别人,即使是好朋友、夫妻间都互相保密。

由此看来,丹麦人手上的那张选票,不仅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

又闻“降税”

又到了丹麦四年一度国会选举的前夕。各党派为了拉选票各出新招,现执政的左派党(实际上是右派党)与保守党打出的王牌是降税,下了台的社会民主党打出的王牌则是增加社会福利。两派互不相让。

前天报上公布降税派的打算后,舆论一片哗然。出发点本是想提高最低薪阶层的收入,没想到经分析家一分析,就变成了贫富悬殊的加码。举例来说,如果最低工薪每年最多增加 1 000 克朗的收入,那么最高薪阶层每年则最多可增加 7 000 克朗,且社会弱势群体与退休人员分文不加。此外,这些多增加的收入要以提高水电暖的收费为代价,如一个四口之家,以上几项平均每年就要多支出 500 克朗。

现政府在打算降税的同时,准备对托儿所、幼儿园、老人院与医院追加 500 多亿克朗。

如此看来,受惠最多的是有幼小孩子的家庭,每个 3 岁以下的孩子每月补贴 2 000 克朗。

第一枝红玫瑰

早上出门时,天就阴阴的,到放学时就变成了风雨交织。阴风冷雨中,瑟缩着身子,在毫无遮挡的站牌下等车。每隔二十分钟一趟的巴士,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久。

终于来了。带着满头满身的湿,裹着从头到脚的凉,上了巴士,然后转火车,再转巴士,最后在凄风冷雨中步行五分钟,才到公寓。平时冷寂的家,现在对我有着莫大的诱惑。门开处,就有一股温暖向我漾来。

进门第一件事是冲进浴室,打开莲蓬头,让热水从头上淋下来。随即身上暖了,心也跟着暖起来。这种暖的感觉真好,我真舍不得离开莲蓬头。无奈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好下决心走出浴室。

平常每次吃完饭,都想下一次一定要好好做几个菜,慢慢地吃,否则胃痛会愈来愈严重。可是,每次回家,都是饿得前胸贴着后背。早上吃不下,带的黑面包吃不惯,学校食堂倒有冷有热,可那种口味实在无法消受。因此,傍晚到家时,饿就成了下饭的菜。冰箱里的冷饭冷菜用微波炉一打,便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肚虽半饥却再也没有动力去做那麻烦透顶却又少不了的中餐,勉强做出来,却没有进门时的口味与食

欲。日子就这样恶性循环地过。

今天更比平日饿几分。到厨房还来不及让饭菜热透，就狼吞虎咽起来。我实在分不出饥和寒哪个更严重。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滴。”很短的一下，显得来人极有礼貌。

打开门，眼前蓦地一亮，哦，我看见了红玫瑰，一大束还插在水中的红玫瑰，就抱在一个高大男子的胸前。

“送您一枝玫瑰，请您明天去参加公社的选举。”

“谢谢，谢谢，明天我一定来。”

“知道地址吗？”

“我收到了通知。”

“欢迎您参加，我们一整天都会恭候您。”

送花人走了。我关上门，努力地吸着玫瑰上带湿的芬芳，然后赶快找一个花瓶把它插起来。这是我平生收到的第一枝红玫瑰，虽不是来自情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红玫瑰是我最喜爱的花。

若不是这枝红玫瑰，我相信明日的公社选举就被饥饿冲掉。而且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我，除了知道社会民主党是目前的执政党外，就一无所知。那张票，不投也罢。

现在，我决定，明天我将给社会民主党投下我定居丹麦的第一票。因为我看见送花者的胸前佩戴着社会民主党的标志。

“五一”观感

说来惭愧，来丹麦十年，居然没有到过费阿勒公园（Faelledparken）。不是不知道它是除市政厅广场之外的另一圣地，只因它总是和足球赛连在一起。而足球赛对于我，一来是兴趣不浓，二来是门票不菲。

丹麦每年的“五一”庆祝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我既然没有去过费阿勒自然也就没有见识过丹麦人在这里庆祝“五一”节的场面。

今年是新世纪的第一个“五一”节，丹麦人把它叫做国际奋斗日。不知道为什么，从早上起心里就一直惦着那里，做工时口袋里的袖珍收音机里传出的国际歌旋律和着人群欢呼的浪潮，一股一股地冲击着耳膜，令人心向往之。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坐火车、转巴士，然后随着人流朝费阿勒公园涌去。这时，街上的车水马龙令人叹为观止。平日礼让“三先”的大车小车此时风度全无，但见车辆追着行人开三下、停两下地前移。只要车流中有一点点空隙，黑压压的人群便马上扑了过来。平常威风凛凛的红绿灯，也只能眨巴着眼睛，望着车流人潮无可奈何。

涌到公园入口，我还以为来到了集市。那无数的摊贩都像千年等一回似地依次层层排过去。那气派的，搭台盖顶，一片铺面模样。我正